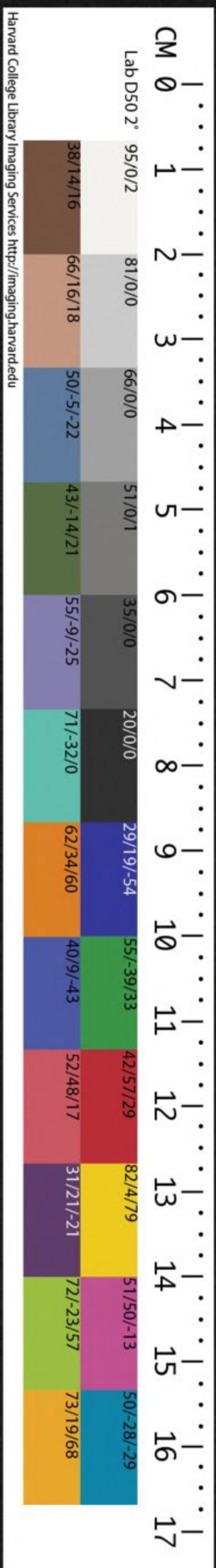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

17

T 2511/1273.34



哈爾濱大學圖書館珍藏印

史記評林卷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

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

之康不知所在也

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

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

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

索隱曰集

和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

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

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

欲攻成周

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口洛邑猶居西周鎬京管蔡欲搆難先攻

茅坤曰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于朔諱而殺之而子壽與子伋爭死處可悲又曰轉入懿公戴公文公處令人流涕太息矣

成周於是周公東居洛邑伐管蔡

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餘民封康叔為

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索隱曰宋忠云今定昌也周公旦懼康

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

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慶民告以紂所以

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

始為梓材正義曰若梓人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

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

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

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精箴旃旌大呂賈逵曰

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箴大赤也通帛為旂折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精箴旃名也

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

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

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諡康故因其名云牟伯也康伯卒子考伯立考

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廕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捷○索隱曰系

本作廕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系本作

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

為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子孟侯朕其弟小子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比子康

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

牧也故五代孫祖桓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頃侯

余有丁曰按言方伯亦未確或伯仲之伯耳

賂夷王而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

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

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

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

音以戰反恭伯名餘也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共伯而立

和為衛侯是為武公索隱曰和煞恭伯代立此說

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九年九十五矣猶箴誠於國恭

恪于朝作抑自儆至於沒身謂之獻聖又詩著衛

世子恭伯蚤卒不云彼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

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

此記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

耳

邵寶曰觀淇澳之

風抑之雅武公之

德粹矣季札觀樂

又盛稱其德其沒

也謂之睿全武公

而史記乃有殺兄

代立之說何其不

類也

楊慎曰太史公作

史日毛詩左傳俱

未出是以附會若

此

王維禎曰武公睿

士也豈有給士殺

兄之事索隱是

按武庚之叛以

不能和集其民

而康叔之國則

能和集之故太

史公次武公修

康叔之政乃曰

百姓和集是針

線處

陳沂曰莊姜有德

行文章不徒出自

諸侯及容色之美

而已

按左傳石碏諫

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
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
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
弟戴嬀也子完為州吁所殺完母死莊公令夫人
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索隱曰子之謂養之為子也
之是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
也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賈逵曰石碏衛上卿庶子好兵使
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
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

階之為禍夫寃而不驕驕而不滅憾而能降者鮮矣莊公弗聽王整百擊鼓詩後孫子仲平陳與宋蓋怨州吁也

按左傳云石厚從州吁如陳石借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而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衛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借使其宰孺羊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借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太義滅親其是

十二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相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相公衛人皆不愛石碯乃因相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離狐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畱封丘縣濮水受汴當言而迎相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陳畱水也姬姓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之謂乎

按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伋而立壽也使入與汲乘舟于河眾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不得殺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母不能止因戒曰壽無為前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勝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杜預云莘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壽又竊伋旌以
先行盜見而殺
之伋至見壽之
歎涕泣悲哀遂
載其屍還至境
而自殺兄弟俱
歿故君子義此
二人而傷宣公
之聽諛也

余有子曰按父命
固不可逆不有曰
從治命不從亂命
乎壽以身歿兄其
情足憐而伋之歿
亦徒矣
茅坤曰事類申生
而子壽又過之矣
可涕

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
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
旌。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
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旌。而先馳至界。
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
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
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
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
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
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

許應元曰按左傳
衛朔立四年出亡
八年復入通年十
二與言十三年既
與左傳不同又與
上文年數不合

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
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
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
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
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
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
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
淫樂奢

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
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

亨坤曰以太史公極分明處可處

楊循吉曰自宣公十八年至文公敘事極為詳密按既叙立文公矣復以初字喚起複說所以不得立宣公太子伋與壽之後而立其同母弟以及于文公之故

是關鍵處

黃震曰按衛君多亂又公處國家覆亡之後獨能輕賦平罪身勞與百姓同苦平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與信矣

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城武縣有楚丘亭立戴公弟燬為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後受之。正義曰燬音毀後受之。○正義曰燬音毀。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

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

作卒卒謂士卒也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

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

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

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

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索隱曰奔

楚。正義曰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

咺況遠反

按左傳云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王許之乃釋衛侯

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

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王鳩，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私謂賂之也。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

咺。衛君瑕出奔。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

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邠歆弒其君懿公。

索隱曰邠歆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邠戎者蓋邠歆掌御戎車故號邠戎。邠音丙歆亦作鄆。

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遯立。

正義曰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公遯立。正義曰穆音速。

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

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答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答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敕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而

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

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也。索隱曰左傳作戚此亦音戚。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

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庶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譬言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答

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

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蘧曰伯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

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野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殤公秋

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

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

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

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

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

按此叙獻公信
讒管曹致亡外
十二年而入之
故委曲詳密如
畫

按以與吳世家
異

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二年吳延陵季子使過

衛見蘧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

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

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

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丞鉏成子曰康叔者

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

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

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

按朝使殺夫人
謂昭朝而使邀
殺之

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

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

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瞶

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邀太子家臣○正義曰

戲音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

曰正義曰呼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瞶犇宋

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

僕賈逵曰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

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

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夏靈公卒夫

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

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

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

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簡子送蒯

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

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

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

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

魯十二年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埋孔

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埋母太

邵室曰郚有命于
夫公何為不立也
君夢于寢而嗣定
焉禮也遊非其時
也郊非其地也郚
其敢從諸如其時
且地郚亦從之矣
是故郚之辭禮也
然則無愧季札矣
而不見稱于君子
何哉札之矣非郚
之所敢望也雖然
仲尼論衛政而先
正名君子以為必
立郚也其何稱如
之

按伯姬即埋母

子在宿埋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杜預曰軒大夫

車也三死死罪三○正義曰杜預云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也紫衣君服也執故偏袒不敬也衛侯求今名者與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狐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與

之盟許以埋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服虔曰二人謂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

為婦人之服以中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

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遂

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既食埋母杖戈而先

服虔曰先太子與五人介與豨從之賈逵曰介被

欲以伯姬劫埋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

上召衛樂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

路為孔氏邑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

距父行爵食炙服虔曰樂甯使召奉出公輒犇魯

服虔曰召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

弟子也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

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子路曰食焉不

辟其難服虔曰言食埋之祿欲救子羔遂出子路

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

茅瓚曰曰閉門曰及門曰闔門曰將入曰姑至曰得入當日光景暮寫殆盡而子路之傷勇具見矣王維神曰子羔過子路遠矣

按此段為家語所掩

復入出無為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魘敵子路服虔曰二子蒯瞶之臣敵當也○正義曰燔音煩舍音捨魘音乙減反

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

結纓而死正義曰纓冠綏也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

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瞶是為莊公

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

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

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

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索隱曰左傳云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會戎于

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故莊公登臺而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于

楚丘是戎與衛相近也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

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索隱曰左傳莊公本

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公子般師晉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

見戎州已氏之妻髡美髡之以為夫人髡又欲剪我州兼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莊公懼踰北牆折

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成巴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

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畧也衛

人立公子班師為衛君左傳曰班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班

左傳卷三十一 衛侯及世家 一元

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衛

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曰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

無曼字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

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

年自即位至卒凡經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

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虔子

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

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橈公舟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正義曰屬趙也昭公六年。公子亶弑之。正義曰亶音尾代立是為懷

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

慎公父公子適。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

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

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索隱曰音速系本

已名速不可成侯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

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

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嗣君五

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

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

按公孫鞅入衛特善以衛之亡在鞅也

倒轉二句有法

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耳

索隱曰秦

索隱曰樂資據紀年

黃震曰按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于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戮辱者多矣

茅坤曰後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堦。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

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立是魏之東地故

立郡名也。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

東郡也。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二年卒。君角九年。秦

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

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

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何其悲也。或

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夷

加其爵。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於石

碣。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屢疊生。後朔

蒯。贖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蘇子。古史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

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及子

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父子相攻。出入二

十餘年。不以為耻。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及壽

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

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

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

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

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

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彌其祖人

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

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

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

名正矣。雖以拒蒯贖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

秦

史記卷之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
廢輒而立郢邪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瞶耶蒯瞶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于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衛成其為世了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孔安國曰微畿

仰寶曰二女同降而或妻或妾皇英是也尊卑以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啓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率常分以制變君子別嫌明微於是為至

按重一阼字疑衍

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

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阼阼國懼禍至

徐廣曰阼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以

黿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效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

按此即尚書微子而畧刪之

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

也少師孤卿比干也言殷不我祖遂陳於上。馬融

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

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安

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

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

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孔安

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

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曰太

師少師。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起也紂

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

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

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

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

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正義

曰菑音災。乃母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

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

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今

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邵室曰微子受宗祀而知其必亡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為重則身為輕矣不然豈其不能效而如是耶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于斯知之矣

沈玄易

王鑿曰箕子比干事俱附見微子世家正見其迹異而心同宜牽連書也

按箕子操云嗟嗟紂為无道殺比干嗟重復嗟独奈何漆身為瘡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

自投河嗟復嗟 柰社稷何 李慶陽曰或云于于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安也 李子曰忠君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受命當是時暇疏戚計哉

按丹鉛摭錄云左牽羊右把茅究而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于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

遂亾箕子者馬融曰箕國紂親戚也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

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始為象箸索隱曰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箕子歎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

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

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改其操也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剗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遂行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

于背而面向前也劉氏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云面即背也義稍迂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云

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即抱器入周亦必无之事刘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国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国斯仁矣

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鯀墮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意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殛歿禹乃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與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九疇彞倫之所以叙也

至于九禹遂因而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第之以成九類

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

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

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

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

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穡稼歛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

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

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林汝昂

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春

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明作智。聰作

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春作聖。孔安國曰於

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

營城郭主空。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六曰司寇。

馬融曰主。七曰賓。鄭玄曰掌諸八曰師。鄭玄曰掌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

辰日月之所會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

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歛

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歛是五福維時

按書傳皇解作君

按保極書傳云庶民於君之極與之保守

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歛是五福故錫女

保極。鄭玄曰又賜女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

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

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

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而安而

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

我所好者德也。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

女則與之爵祿。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

女與之福。則是人比其。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

明顯寵者不。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按書傳云穀善也。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好子而家。即謂富也。

按母好尚書作無好德用咎傳解用咎惡之人。

按書傳云合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之入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于其母。

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於民。母偏母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母有作好。遵王之道。私好也。先王正義以治民。母有作好。遵王之道。私好也。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反反道。會其有極。鄭玄曰謂曰黨朋黨。母黨母偏。王道平平。言平治也。母反母。

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會其有極。鄭玄曰謂聚有中之一人。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曰主。以為臣也。

極之傳言。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是夷是訓于帝。其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凡厥庶民極之傳言。馬融曰亦盡極數。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則順而。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為民父母而為天。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疆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康用正直治之。疆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之內友柔克也。索隱曰內當為熒熒和也。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索。

按書傳云皇極之敷言即上文敷衍之言。彙常理順大訓于帝者訓言純于天也。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隱曰尚書作沈潛此字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

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臣無有作福作威

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乃命卜筮曰雨曰濟

曰涕尚書作圍○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駱驛下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

相連之曰霧徐廣曰一日決曰被○索隱曰霧音

通而字變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

衍貞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

按霧當作蒙七與霧亦通

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

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侵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

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立時人為卜筮鄭玄

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貞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

之名者以為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

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悔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大同

於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

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

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

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

曰寒。曰風。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

各以時所為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

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亾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

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曰休徵。孔安國曰叙美行之

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

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與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曰謀時寒

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

曰咎徵。孔安國曰叙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

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奧若。孔

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急常寒若。孔安

索隱曰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

君行急則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

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

歲。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

之有。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日月

時毋易。孔安國曰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

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

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也。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六極：一曰凶

短折，鄭玄曰：未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六曰弱，鄭玄曰：愚

儒不壯，我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為名。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

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

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

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庶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

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

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襲成周。周公既承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

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按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願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之澤者，固未忘也。

王書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按欲哭二句，太史公摹寫箕子心事。

金履祥曰：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于武

王書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按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願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之澤者，固未忘也。

按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願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之澤者，固未忘也。

按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願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之澤者，固未忘也。

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至人之盛德能如是乎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曄而立衍也鄭

玄曰微子適子成立其弟衍殷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為宋公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微仲

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二云未謚故名之。宋公稽卒。子丁公

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

立。煬公即位。濬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

鮒。索隱曰譙周亦作鮒祀據左氏即濬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

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

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覲立。呂

曰覲音古莫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

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

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

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

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

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歿子繼。兄歿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

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

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歿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

曰母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

凌約言曰既詳叙宣公立弟顛末而又設為君子之言以結之此左氏法也

邵經邦曰堯舜禹

益之事由于天理

之正此所以万世

而無契穆宣夷馮

之事出于好惡之

情此所以再傳而

不終雖然孔父之

鄭愈于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于初心矣

茅贊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素矣所以卒致篡弑之禍日夷固請以立茲父兄弟

之倫正矣所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何必飾讓以為文

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子繼者乃世之常也兄終弟及一時之變也非

常非變亂而已矣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諡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即張敖傳稱高祖也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諡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即張敖傳稱高祖也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諡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即張敖傳稱高祖也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諡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即張敖傳稱高祖也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諡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即張敖傳稱高祖也

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

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

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

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

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

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

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

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

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

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

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

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民

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

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

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

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

立湣公七年齊相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

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弔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

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

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駟案杜

按說苑云魯人吊曰天降淫雨溪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吊宋臣應之曰寡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和天加以殃又遺君憂拜命之

史記卷三十一 宋敬子世家

辱君子聞之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公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與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宋國其庶幾乎

何孟春曰左傳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賦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戲

言取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按說苑曰宋相公愛目夷也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

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

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

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

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

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

闔歾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

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

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

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

禦說是為相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

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

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相醢肉醬

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相公始霸二

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

女弟為相公夫人秦穆公卽位二十年相公病太

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相公義太子意竟不

聽三十一年春相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

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相公會諸侯于葵丘

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

曰隕石于宋六鴉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察之則退飛索

按目夷知禍於盟會之時子魚知禍於伐鄭之時二子其先見哉太史公連下四禍字而襄公之不智自見

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賈石于宋五賈星也六鴉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恒星不見夜中星賈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賈石退鴉之事同此史以賈石為賈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偕為文故與左傳小異也

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鴉逢風却退八年齊

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

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索隱曰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於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於楚楚纔許之許未合至濟陰鹿上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

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

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

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

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

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

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弃商久矣

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

之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

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

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

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

不成列徐廣曰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云尚何言

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

按宋之亂肇於宣公之遜國而成於襄公之爭盟廢子立弟猶有禮讓之遺風焉戰危事也而

以不鼓不成列

自取敗亡豈非
愚耶而君子或
多之過矣

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
羊氏姜氏之女既

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

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

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

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
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

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

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

氏蓋太史公之疎耳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

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

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年表云
公孫固殺成公

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義曰世本
云宋莊公孫

名固為大司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
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為昭

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
武公之世獲

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公
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

之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

系家云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

代公子特為君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

按左傳載武公
獲緣斯在春秋
前魯世家語是
此云昭公誤也
索隱牽合以昭
亦謚武曲說不
通

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寶而下士。先襄無革字

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

可鮑不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

人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

孫華督之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

杵曰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

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

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栢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

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

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

按左傳云莊公无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是華元為右師云云此云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文義不順

按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此云鄭命伐宋恐誤凌約言曰李牧曰

擊數牛享士華元使其御羊羹不及此兵之勝敗所以異也夫食者人之所重也華元不能舍其所輕而欲使御人忘其所重不亦唯哉

按韓詩外傳云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使司馬子反乘圍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圍而應之何若矣華元曰儻矣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

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羹也故怨驅入鄭軍故宋師敗

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馬者裝飾其馬

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曰按文馬者裝飾其馬四百匹用牽車百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編身目

如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元歸宋十四年楚

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

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

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

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斷骨而炊

何休曰折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也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共公

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吾望見君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子其勉之吾軍有七日糧耳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遂罷兵去

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

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

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魯太

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

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

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救宋之彭城。以封

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

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

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

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

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

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

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

季隱曰按曼立音萬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

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

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

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

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

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

王維禎曰。宋景公有善言。三大為滅。蓄况於君行善道。

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
 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
 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
 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
 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於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
 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及知太史公據何為
 此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
 公子禚秦徐廣曰禚音端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
 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
 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
 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

十三年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
 兵則璧兵謚桓也侯璧

王韋曰樂紂總不
 道之君耳既曰樂
 宋又曰宋其復為
 紂所為言之不一
 而足所以甚之也

紀年云宋別成肝廢索隱曰王郤按別成四十一
 年別成弟偃攻襲別成別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
 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
 宋索隱曰晉太康地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
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四年表云偃立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殷有三仁焉

太子而立弟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

十世

索隱曰公羊春秋有襄公之時

修行仁義欲

為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

所以興作商頌

韓詩商頌亦美宣襄公

凌約言曰言君子
多宋襄於泓之敗
乃傷中國闕禮義
故多而褒之也且
以其能讓廢兄目
夷為嗣也

周之說今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
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非考父追作也
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

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索隱曰

大禮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
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
褒之故云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
顧其身頌美有客書稱作賓卒傳冢副或敘
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為知人傷
弘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宋天之棄殷

